

不断提高,应该相信限选课看起来是偏重于普及型,但也可以搞出自己的特色和水平。

第三,从“教”与“学”两方面严格管理。在“教”的方面,坚持选派合格的教师讲授选修课;在开新课之前,要先试讲。我们的古典诗歌的教师在上课前试讲,第一次没通过,第二次再来,这位教师感受很深,觉得试讲时那些有经验教师提出的意见使他终身受益,现在他的课已成为文科选修课中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教师上讲台以后,教研组负责同志还常去听课,搜集学生的反映,帮助教师提高。一门课有了三年的教学经验后要求教师写出教材,请专家审定出版;我们还准备对教学质量进行评估,参照教务处关于理工科评估的办法,制定了文科的评估标准。这方面工作正在进行。在“学”的方面,由于选修课的学生来自各个系、各个班,非常分散,不便管理,几乎完全靠教师讲课的魅力吸引学生。这种情况就难于保证质量。旧大学有“卫生课”,爱听不听,反正有学分。我们不能这样,总该有适当的纪律,如定期抽查学生笔记,期中、期末都要举行测验等。

第四,把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使课程保持活力,不断更新。为理工科大学学生讲文学课属于“普及型”课程。但“普及型”课程也有它自己的难度,特别是由于教学对象的不同,为理工科大学学生讲课,在理论素养、学识博专及叙述语言上都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教师们能经常注意搜索国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在广泛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在该课程范畴内独特的视角和思路,并在某些问题上做出研究成果。因此,所出的几本教材大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理论深度,可以说既是教材又是理论专著。

发挥文学选修课的德育功能

丁 夏*

清华大学中文系恢复之后,提出文学选修课的发展方向是“建立具有理工科院校特色、较高学术水平和较完整的教学体系”。根据我们这些年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理工科院校特色”,突出的一点就是因势利导地充分地发挥文学选修课本身所具有的德育功能,不能单纯追求知识的传授。由于课时的限制,理工科院校的文学选修课不可能象文科院校的文学基础课、专业课那样条分缕析、细致周全地授课,强调知识介绍的系统性、完整性,而必须结合教学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学生的思想情况,注重“寓教于美”,着重引导学生通过正确理解、欣赏文学作品,获得思想上的启迪,提高文学鉴赏能力,进而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情操产生潜移默化然而又是积极有力的作用。这样一个特点,我们曾借用前人的诗句来概括,就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80年代中期我们在对学生作品阅读情况调查中发现,处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理工科学生,一方面是不满足于专业课的学习,渴望接触、了解、掌握更多的人文学科知识,另一方面

* 丁 夏: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则是明显地表现为阅读时的“饥不择食”，即不加选择地阅读各种人文社科著述，包括一些在内容和思想倾向上存在明显问题的书。相当数量的学生在“最喜爱的文学形象”一栏中填写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称：“他走自己的路，而不看他人的眼色，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个性的光辉”，“最扣我心弦的是简·爱，由这一形象我想到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力，一种不屈的力——那是简给予的”（见《中文系纪事》所引）。这表明，学生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和模糊在相当程度上源自阅读文学作品时缺乏正确、有力的思想引导。学生经常把文学作品当作生活教科书来读，经常把书中的主人公当作生活中的楷模。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特别强调了文学选修课不能只追求知识传授，不能仅仅把它当成改善学生知识结构的专业课程，必须意识到理工科院校的文学选修课所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发挥思想教育中“方面军”、“迂回部队”的作用，要围绕这一点来开设课程、选择讲授角度和重点内容。

当然，文学选修课不是纯粹的德育、思想教育课程，授课时也不一定直接切入思想教育的某个具体问题，或联系现实问题得出某个具体结论，而是要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主要从正面的角度，引导学生更全面地去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我们把弘扬传统文化精华，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心作为中国文学选修课的德育教育的主干，将文科院校通常的“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分为“古典小说鉴赏与研究”、“古典诗歌鉴赏与研究”、“古典散文鉴赏与研究”、“中国文化名著导读”、“传统美学”、“现代文学名著赏析”等课程。这种划分不是简单地化整为零，分门别类，而是在每一门课中突出古今文学优秀作品某一种体裁，使学生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接触、了解尽可能多的佳篇名作，从而对优秀文学遗产有较深入的了解。事实证明，这样的划分和教学的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生在调查问卷课程小结中说：“中国古代文化的学习，使我第一次在教师的引导下，饱览了琳琅满目的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从《诗经》、《离骚》直到《红楼梦》，正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大放异彩。过去，我只是远远地瞥见它的毫光，今天我终于完整地看到了它的轮廓。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骄傲。”“以前我觉得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听完课才深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觉得以前鄙夷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是多么肤浅。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就毫不亚于西方同时期的名著。每想到此，自豪之感油然而生。”“古典诗歌辞令的优美，哲理的启迪，历史的多彩，深深地吸引了我，特别是读了其中的许多名言警句，更觉感慨良多，爱之愈深。”（见中文系教务科《教学情况调查问卷汇编》、《中文系纪事》）。

在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学思潮与作品”中全面而又要言不烦地介绍、分析了西方文学从古希腊到现代的有代表性的名著，通过深入地剖析使学生看到了西方文化的特点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任课教师善于运用西方文学名著中的人物形象分析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矛盾，例如他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尤其是其中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的评述，就从中水到渠成地引出了《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的深刻结论，使学生感到心悦诚服，在教学情况调查问卷中一再称赞教师“思路清晰，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您的讲授使我感到了文学的魅力，思想的魅力，真理的魅力”。